


《文選·飲馬長城窟行》「古辭」考辨

李立信

逢甲大學中文系



緒言

〈飲馬長城窟行〉是一首頗為常見的古題樂府，魏晉六朝以來，屢有仿作。這應該是一組與長城關係極為密切的詩歌，酈道元《水經注》云：

始皇三十三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開南越地，晝警夜作，民勞怨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此矣。……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跋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¹

酈道元去漢未遠，《水經注》所云，信「非虛言也」。可見〈飲馬長城窟行〉必詠長城事。

酈道元(?-527)與昭明太子(501-531)同時，對〈飲馬長城窟行〉，似較昭明太子等人，有更深入的掌握。《昭明文選》卷二十七樂府上有樂府三首，第一首就是〈飲馬長城窟行〉，《文選》在題目旁注明是「古辭」。一般所謂古辭，題目和詩的內容必須一致，只有極少數如〈上邪〉、〈平陵東〉等，原題已不可考，而以該詩之首句為題；如此一來，題目和詩歌內容就未必有甚麼關係了。可是這首詩沒有一句話是與長城有關，更沒提到在長城窟飲馬的事；且此詩也不是以首句為篇名。所以它顯然不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李善注此詩時，大概也注意到了，但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它不是古辭，所以乃曲為之說曰：

¹ 酈道元：《水經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三「河水三」，頁四十四至四十六。

鄼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²

從這首詩的內容來看，「婦思之」意極明顯，但「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恐怕是李善的想像之辭，曲為之說了。因為從詩中完全看不到這一層意思，如果李善不加上這層想像，就完全沒辦法說明〈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何以和內容毫不相干，必須加上這層想像，才能符合「古辭」的要求。可是，將這首詩從頭到尾細讀，都看不出，也感覺不出裏頭有「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的「本事」在內。李善之所以要作這樣的解釋，基本上是深信《文選》，將這首詩視為〈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看待，所以曲為依附。

「古辭」與擬作

千百年來，詩人於樂府古辭，每有擬作。然所謂古辭，係指在此一題下，最早創作之歌辭，或編輯《文選》時，所見最早之歌辭，時間幾乎都是在漢代，而且必定無法考知作者名氏。本文以下所稱的「古辭」，除了保留原本的含義外，並泛指在此題下，最早創作之歌辭，但時間不一定在漢代，作者也不一定是無名氏，或可說是廣義的古辭吧！

古人因意造辭，所以內容辭意與篇名必相吻合。其後之擬作，則未必全然吻合；有相吻合者，亦有毫不相干者。是以內容辭意與篇名相吻合者，不一定是古辭，可能出於擬作；但內容辭意與篇名全不相干者，必係擬作無疑。如漢樂府〈秋胡行〉，後人擬作，頗不在少。《西京雜記》曰

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如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于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慚，妻赴沂水而死。³

此正〈秋胡行〉本事所在，「古辭」雖已亡佚，然本事俱在。《列女傳》中亦有近似之記載：

² 李善(注)：《文選注》，清嘉慶十四年重刻宋淳熙本(臺灣：世界書局影印，1962年初版)，卷二十七，頁三百七十一。

³ 曹東海(注釋)：《新譯西京雜記》(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246。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餐，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佚之志。收子之齋與筍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慚。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⁴

《西京雜記》與《列女傳》所敘本事大同小異，故事情節完全相同，只是時間稍有出入。後人擬作頗多，曹操的〈秋胡行〉雖頗有名，⁵但全詩分四解，或言行役之苦，或言求仙不得，全係歌以言志，無一及於秋胡及其妻，與〈秋胡行〉原來的本事相去甚遠，一望而知，必非古辭。其後曹丕、嵇康、傅玄、陸機、謝靈運、顏延之、王融、高適等，均有擬作。除了傅玄和高適所作外，其他詩人之〈秋胡行〉，都完全不符本事。傅玄〈秋胡行〉前有序，序云：

秋胡子娶婦，三日會行。仕宦既享顯爵，保茲德音。以祿頤親，韞〔以〕黃金。覩一好婦，採桑路傍。遂下黃金，誘以逢卿。玉磨逾潔，蘭動彌馨。源源潔清，水無濁波。奈何秋胡，中道懷邪。美此節婦，高行巍峨。哀哉可愍，自投長河。⁶

這段序文完全是根據本事衍出，而詩中所詠，亦完全符合本事，可見後人擬作，也有合於本事的。傅玄的〈秋胡行〉不是「古辭」，但卻與古辭之本事完全吻合。曹操的〈秋胡行〉，時間雖較傅玄早，但所詠與本事完全不相干。可見擬作是否與本事吻合，與作者的時代及距古辭之遠近，是無關的。又如〈王子喬〉，《樂府詩集》云：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

4 黃清泉(注譯)：《新譯列女傳》(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255-56。

5 遼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初版)，魏詩卷一，頁三四九。

6 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卷三十六，相和歌辭十一，頁五三〇。

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為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之首焉。』⁷

可知，〈王子喬〉乃詠仙人事。其後梁人江淹、高允生、後魏高允，唐代宋之間，都有〈王子喬〉詩，皆言神仙事，基本上皆與本事相合。

但也有許多古辭俱在，而擬作與古辭本事全不相干者，如〈平陵東〉，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八相和歌辭於〈平陵東〉題下云：「崔豹《古今注》曰：『〈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樂府解題》曰：『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為東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也。』」⁸可知〈平陵東〉因何而作，本事亦大體可以想見。但曹子建〈平陵東〉，內容全敘遊仙，與〈平陵東〉之本事毫不相干，則知其必非古辭也。

由此可知，作為樂府古辭，篇名與詩之內容絕大部分是吻合的；有時題意不十分明確者，大抵都是以該詩之首句為篇名，如〈朱鷺〉、〈平陵東〉等是。而〈飲馬長城窟行〉篇名與「思婦懷遠」的內容毫不相干，而首句又非「飲馬長城窟」，所以它顯然不可能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

〈飲馬長城窟行〉古辭與〈青青河邊草〉擬作之比較

前面已經提到過，《文選》所收〈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與本事不合，很明顯的，它不可能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徐陵編《玉臺新詠》時，可能已注意到這一點了，所以這首詩在《玉臺新詠》裏，只標明是蔡邕的作品，並未因襲《文選》，視為〈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至於徐陵何以考知此詩為蔡邕所作，則不可得而知了。

就現有文獻觀之，將「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一詩認定為〈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似係始於《文選》；而因襲《文選》，認定它是〈飲馬長城窟行〉，則是《玉臺新詠》的因循不察。其實，這首詩不但不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而且篇名原來也不叫〈飲馬長城窟行〉，《文選》和《玉臺新詠》都弄錯了。事實上，它原來的篇名叫〈青青河邊草〉，⁹不叫〈飲馬長城窟行〉。何以見得呢？我們試將〈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和魏

⁷ 同上注，卷二十九，相和歌辭四，頁四三七。

⁸ 同上注，頁四〇九。

⁹ 〈青青河邊草〉，亦名〈青青河畔草〉，《文選》卷三十有陸士衡〈擬青青河畔草〉；《玉臺新詠》卷二有傅玄〈青青河邊草篇〉，卷三有陸士衡〈擬青青河畔草〉、荀昶〈擬青青河邊草〉、劉鑠〈代青青河畔草〉，卷四有鮑令暉〈擬青青河畔草〉，卷五有沈約〈擬青青河邊草〉、何遜〈學青青河邊草〉，卷七有梁武帝〈擬青青河邊草〉。河邊即河畔也，唯最早所見皆為〈青青河邊草〉，「河畔」顯係擬作所改。

晉六朝時期詩人所擬的〈青青河邊草〉，就以下幾點，分別加以比較，是非曲直，就一目瞭然了。為了討論方便起見，茲將〈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引錄如下：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上竟何如。上有加飧食，下有長相憶。¹⁰

此詩在修辭方面頗具特色，其一是首聯兩句均用疊詞「青青」、「綿綿」；其二則三用頂針，「遠道」、「夢見」、「他鄉」，均用頂針。後之擬〈青青河邊草〉諸作，每每仿襲此二特色。為了便於比對，茲將《文選》以前所見〈飲馬長城窟行〉，及〈青青河邊草〉諸擬代之作，收於文後，以為附錄。

如王融〈擬青青河邊草〉之首二句為「容容寒煙起，翹翹望行子」；¹¹ 傅玄的〈青青河邊草篇〉首二句為「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荀昶之〈擬青青河邊草〉，首二句為「熒熒山上火，苕苕隔隴左」；劉鑠〈代青青河畔草〉首二句為「淒淒含露臺，肅肅迎風館」；鮑令暉〈擬青青河畔草〉首二句為「裊裊臨窗竹，藹藹垂門桐」；沈約〈擬青青河邊草〉之首聯為「漠漠牀上塵，心中憶故人」；梁武帝〈擬青青河邊草〉之首二句為「幕幕繡戶絲，悠悠懷昔期」。¹² 九首擬作中，有七首是用這種方式起頭的，完全仿〈飲馬長城窟行〉的首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傅玄擬作的〈青青河邊草〉首聯，就逕用「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文選》及《玉臺》均作「河邊草」，《樂府詩集》卷三十八作「河畔草」，今從《文選》及《玉臺》。

其次即為頂針格的修辭法。王融的擬作有「翹翹望行子。行子殊未歸」及「覺後阻河曲。河曲萬里餘」等兩組頂針格；荀昶的擬作則有「苕苕隔隴左。隴左不可至」、「精爽通寤寐。寤寐衾幃同」、「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邑」等三組頂針格；沈約的擬作亦有「心中憶故人。故人不可憶」、「中夜長歎息。歎昔想容儀」及「不言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等三組頂針格。而梁武帝之擬作則有「悠悠懷昔期。昔期久不歸」、「鄉國曠音輝。音輝空結遲」等兩組頂針格。這些〈擬青青河畔草〉的作品，居然完全仿〈飲馬長城窟行〉的修辭方式，究竟是甚麼原因？

再者，在《文選》之前的九首〈擬青青河邊草〉，全是思婦懷遠之詞，與〈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完全一致。尤有甚者，這九首擬〈青青河邊草〉的作品，在用韻方式上，

¹⁰ 《昭明文選》，卷二十七。

¹¹ 《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¹² 以上傅玄、荀昶、劉鑠、鮑令暉及梁武帝等人之作，分別收入《玉臺新詠》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及卷七。

幾乎全仿〈飲馬長城窟行〉古辭的用韻方式。〈飲馬長城窟行〉古辭凡二十句，前八句以四短韻促起，每二句一換韻，九至十二句為一韻，十三至十八句為一韻，末二句又以一短韻促收，用韻頗為特異。¹³ 此詩韻腳之特異處，在於一開始即運用四短韻促起，每二句一換韻，連換四韻。王融擬作凡十二句，前八句以四短韻促起，每二句一換韻，末四句一、三、四用韻，大抵與〈飲馬長城窟行〉古辭之用韻方式近似；傅玄擬作前八句亦用四短韻促起，而後隔句為韻；荀昶之擬作凡二十句，前八句以四短促起，九至十二句隔句入韻，換韻首句亦入韻，而十三至十八為一韻，但卻句句入韻，末二句以一短韻促收，用韻方式與〈飲馬長城窟行〉古辭完全相同；何遜之擬作前八句亦係以四短韻促起，後四句隔句為韻，換韻後首句亦入韻。這些〈青青河畔草〉擬作的用韻方式，都是一開頭就連用四短韻促起，每二句一換，連換四韻，一仍〈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

最不可思議者乃荀昶之〈擬青青河邊草〉，除了疊詞、頂針及用韻完全仿〈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外，連遣詞用字、內容本事，也都一以〈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為擬仿之對象，茲將荀詩引錄如下：

熒熒山上火，蒼蒼隴左。隴左不可至，精爽通寤寐。寤寐衾幃間，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邑，相遂不相及。迷墟在望煙，木落知冰堅。升朝各自進，誰肯相攀牽。客從北方來，遺我端弋綈。命僕開弋綈，中有隱起珪。長跪讀隱珪，辭苦聲亦悽。上言各努力，下言長相憶。

將此詩與〈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加以比較，不僅疊辭位置相同，頂針格之位置相同，連押韻的式形都完全一樣，兩重韻的位置也相同。其中第十三句至末尾，無論遣詞、用字及命意，荀昶之〈擬青青河邊草〉，都是亦步亦趨〈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二者幾乎如出一轍。

以上以漢魏晉六朝九首〈擬青青河邊草〉的作品，以疊辭、頂針、本事、用韻乃至如荀昶之遣詞用字、命意等與〈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加以比較，兩者關係之密切與近似，只有「同出一源」可以解釋。

¹³ 一般詩歌通常為隔句用韻，即每兩句押一韻，所以，至少四句才能成韻。至於所謂短韻，係指句句入韻，而且每兩句換一個韻，這樣一來，不僅押韻的距離縮短了，而且換韻換得非常急促。如果在詩的開始用這種方式押韻，即稱促起韻，如果在詩的末端用這種方式押韻，則稱促收韻。詳說王力：《漢語詩律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年。時因兩岸仍頗對峙，故洪氏出版社以《詩詞曲作法欣賞研究》為名刊出，實即王力之《漢語詩律學》），「古體詩的用韻（下）——轉韻」，頁35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文選·飲馬長城窟行》「古辭」考辨

張冠李戴事件

前一節，我們將魏晉六朝〈青青河邊草〉的九首擬作，從疊辭、頂針、用韻、本事等角度與〈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加以比較，結果不僅使我們發現到二者關係之密切與近似，而荀昶的擬作，更讓我們震驚於它和〈飲馬長城窟行〉古辭的血緣關係。

其實，細心的讀者對此一現象應該早就心裏有數了。古樂府以首句作古辭篇名的情形，俯拾可得。如〈朱鷺〉、〈上之回〉、〈巫山高〉、〈戰城南〉、〈江南可採蓮〉、〈雞鳴高樹顛〉、〈園中有奇樹〉等例，舉不勝舉，全是以古辭之首句為篇名。

前面我們看到魏晉六朝的九首〈青青河邊草〉，模擬的對象都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誠然令人百思不解，顯然，這九位擬作的詩人，都是將「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文選》以為〈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當作〈青青河邊草〉的古辭來擬作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昭明太子蕭統也有一首〈飲馬長城窟行〉，見本集卷一及馮惟訥《詩紀》卷六十六，遼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十四，都收錄了這首詩，茲引錄如下：

亭亭山上柏，悠悠遠行客。行客行路遙，故鄉日迢迢。迢迢不可見，長望涕如霰。如霰獨留連，長路邈綿綿。胡馬愛北風，越燕見日喜。蘊此望鄉情，沉憂不能止。有朋西南來，投我用木李。並有一札書，行止風雲起。扣封披書札，書札竟何有。前言節所愛，後言別離久。

此詩與《昭明文選》所收〈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如出一轍，全詩二十句，無論疊句、頂針、用韻，二者皆相同。可知昭明太子蕭統所見「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一詩之詩題即係〈飲馬長城窟行〉，所以蕭統才會據「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一詩加以擬作，並命名為〈飲馬長城窟行〉。

基於此一事實來看，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在昭明太子等人編纂《文選》之前，在當時已然有些選本將「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之詩題誤為〈飲馬長城窟行〉，所以昭明太子才會據之而擬〈飲馬長城窟行〉；其二則可能是昭明太子等人在編纂《文選》時，不小心將「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的詩題給張冠李戴，而誤成〈飲馬長城窟行〉。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

就現有文獻來看，此詩蕭統之前很可能為〈青青河邊草〉，而此詩的首句正是「青青河邊草」。它不正是〈青青河邊草〉的古辭嗎！這和許多以古辭首句為該詩篇名的情形，不是正相吻合嗎？要不然，為甚麼在《昭明文選》以前的傅玄、荀昶等人，竟然要以它（即「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作為〈青青河邊草〉的古辭來模擬呢？也就是說，〈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在蕭統等人編《文選》時，或之前已經混淆，而蕭統等人不察，竟將〈青青河邊草〉的古辭誤認為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了。

這種張冠李戴事件，不是只有《文選》才會出現，徐陵的《玉臺新詠》，不也是唯《文選》是從？所以導致了再次的錯誤。《文選》沒有發現它和〈青青河邊草〉的關係，

所以認定它就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而《玉臺新詠》卻總共收了八篇〈青青河邊草〉，其中還包括前面提到荀昶的〈擬青青河邊草〉在內，可是，居然也完全沒發現兩詩之間的關係。所以《玉臺新詠》也只因循《文選》了事，那麼，徐陵編《玉臺新詠》的態度，也不見得如何謹慎了。

編一套總集，面對浩繁的資料，是非真偽，有時也的確不易明察秋毫。比起《文選》和《玉臺新詠》的失誤，專收歷代樂府詩的《樂府詩集》也好不到哪裏去。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八相和歌辭十三，瑟調曲三，總共收了十八首〈飲馬長城窟行〉，緊接在後面的是五首〈青青河邊草〉（見本文附錄）；十八首〈飲馬長城窟行〉中，以《文選》古辭居首，第五首是傅玄的作品，但遍查宋以前傅玄的作品，並無〈飲馬長城窟行〉；傅玄此詩，徐陵《玉臺新詠》收入卷二未名為〈青青河邊草〉。郭茂倩不可能沒看到《玉臺新詠》，可是在《玉臺新詠》裏頭，傅玄此詩明明是〈青青河邊草〉，郭茂倩為甚麼硬是把它的題目改為〈飲馬長城窟行〉呢？因為傅玄此詩開頭兩句是「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這和〈飲馬長城窟行〉古辭開頭兩句「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極為近似，第一句完全一樣，第二句也是仿古辭第二句的修辭法而成，所以郭茂倩認定傅玄此詩是擬〈飲馬長城窟行〉，而不是擬〈青青河邊草〉，因而將傅玄此詩之題目擅自改為〈飲馬長城窟行〉，並將此詩與其他〈飲馬長城窟行〉並列。對郭茂倩來說，他編《樂府詩集》的態度顯然比徐陵編《玉臺新詠》要嚴謹多了。我想，郭茂倩之所以會將傅玄此詩改為〈飲馬長城窟行〉，可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傅玄此詩和〈飲馬長城窟行〉古辭，同樣是寫「思婦懷遠」。其實這些考量全都十分正確，只不過郭茂倩沒有仔細分辨〈飲馬長城窟行〉和〈青青河邊草〉有何異同，以至於功虧一簣。甚至弄巧成拙，適得其反。

傅玄和荀昶二人的作品，是我們為〈飲馬長城窟行〉古辭翻案很重要的依據。傅玄(217-278)生於漢末，卒於晉初；荀昶生卒年不可考，但徐陵在《玉臺新詠》卷三列於陶潛之後、謝惠連之前，收荀昶〈青青河邊草〉一首，知荀昶當係與陶潛同時或稍後，陶潛生於西元365，卒於西元427，而謝惠連生於397，卒於433，由是知荀昶約為365到433之間人。而蕭統(501-531)和徐陵(507-583)都晚於傅玄和荀昶。也就是說，在蕭統及徐陵編《文選》及《玉臺新詠》之前，傅玄和荀昶看到的「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這首詩，篇名是〈青青河邊草〉，而且是〈青青河邊草〉的古辭，所以二人乃據此古辭而撰寫了〈擬青青河邊草〉。這個時候，蕭統和徐陵都還沒有出生，更別說編《文選》和《玉臺新詠》了。可是等到蕭統編《文選》時，對傅、荀二人所寫的〈青青河邊草〉竟視而不見，也有可能根本沒看到兩人之作，所以沒有將二人之作收入《文選》，而且還誤將〈青青河邊草〉的古辭當做〈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這應該與事實相去不遠。不然，昭明太子的〈飲馬長城窟行〉，就不會完全以「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為模擬的對象了。

〈飲馬長城窟行〉可能的古辭所在

就目前看到的資料，《文選》是最早收錄「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這首詩的，並且認定它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和蕭統同時的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也曾提到〈飲馬長城窟行〉這首詩。這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最早提到〈飲馬長城窟行〉的兩種古籍。

就現有的資料來看，除了〈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之外，較早寫作〈飲馬長城窟行〉者尚有陳琳和曹丕二人，陳琳(?-217)較曹丕(187-226)同時而稍早，且曹丕的〈擬飲馬長城窟行〉大約作於黃初六年(225)東征孫吳時，¹⁴內容均言征戰之事，無一字及長城，自係擬作無誤，且寫作時間應較陳琳為晚。那麼歷來寫作〈飲馬長城窟行〉最早的人就是陳琳了。

唐人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於〈飲馬長城窟行〉古辭云：「右古辭，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傷良人流宕不歸，或云蔡邕之辭。若魏陳琳，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也。」¹⁵吳兢所云，對古辭之「傷良人遊宕不歸」隱約間似有所疑，因為這樣的內容如何能成為〈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呢？所以他底下接著提出陳琳之作，「言秦人苦長城之役」，這樣的內容和〈飲馬長城窟行〉才能相稱。話雖說得委婉，但言下之意已不能無疑了。

如果《玉臺新詠》所言屬實，「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這首詩真的是蔡邕所作，那也只能說〈青青河邊草〉的古辭是蔡邕寫的，所以蔡邕並沒有寫過〈飲馬長城窟行〉；因而剩下來寫〈飲馬長城窟行〉的第一位作家就是陳琳了。其實陳琳只晚蔡邕(132-192)廿五年卒，二人是同時代的人，蔡邕既沒有寫〈飲馬長城窟行〉，那麼〈飲馬長城窟行〉的原始作者，自然非陳琳莫屬了。

一方面，陳琳是真正最早寫〈飲馬長城窟行〉的人，再方面，陳詩的首聯「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不僅具備了以首句作為篇名的古辭架勢，詩歌內容也完全符合本事。更何況在《文選》出現之前，所有擬〈飲馬長城窟行〉的作品，都是述寫征戰，基本上是擬陳琳之作，而非擬蔡邕之作；也就是說，在《文選》以前，擬〈飲馬長城窟行〉的作者，都只知有陳琳之作，而不知古辭。所以陳琳的作品，才是歷代以來實質上〈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無名氏的古辭或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只不過是蕭統、徐陵不察而已。

¹⁴ 曹丕此詩，既不言相思，也不言苦役，全詩展現出軍威武力，一掃建安時期樸素清麗婉約抒情的樂府民歌特色。疑為黃初六年征東吳發兵十餘萬，浩浩蕩蕩時之所作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所出《漢魏晉南北朝隋詩鑑賞詞曲》於曹丕此詩，正作如是觀(頁188)。

¹⁵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百部叢書集成》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65年)，卷下，頁六十一。



經過前面的討論，無名氏或蔡邕的「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顯然已經不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了。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不僅是〈飲馬長城窟行〉最早的作者，同時也很可能就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

《文選》誤植詩題舉例

有關《文選》的編輯過程，有謂先成長編千卷，然後去其蕪穢，而成今存三十卷之面目；¹⁶且所選詩文，多非根據各家別集，或係從前賢所編之總集抄引而出。¹⁷編纂過程，似乎不夠嚴謹，所以常有誤植詩題的情事，¹⁸如：

有誤書人名或姓氏者

如《文選》卷二十四，收陸機〈為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於該詩題目下注云：「《集》云〈為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文選》竟將全彥先誤書為顧彥先，又將贈詩與答詩誤合為贈婦二首，疏忽之極。蓋顧彥先另有其人，且與全彥先同時。陸士衡另有〈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收於《文選》卷二十四。李善於卷二十四〈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題下注云：「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則《文選》將此詩題任意刪改，甚至連姓氏都張冠李戴。那麼，當時編《文選》的這些人，態度上顯然並不嚴謹。

又如卷二十四收曹子建〈贈丁儀〉詩。李善於題下注云：「《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文選》不知有何根據，不僅誤植人名，原題與《曹子建集》所載，亦大相逕庭。

有任意合併詩題者

如《文選》卷二十六收陸機〈赴洛二首〉，李善於題下注云：「《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北京中華書局《六臣注本》張銑注云：

¹⁶ 宋人吳棫《宋本韻補·書目》云：「《類文》，此書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選》時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本朝陶內翰穀所編。」（臺北：廣文書局，1966年，）頁3）而清人朱彝尊《書玉臺新詠後》一文，亦有類似之說法。

¹⁷ 本文以下所摘出，《文選》誤植之詩、賦題，皆與作者別集之詩、賦題不同，足以證明《文選》所選諸作，似多不從該作者之別集選出，否則何以二者之題目，每有不同。

¹⁸ 2001年11月，余應河南大學文學院之邀，前往作學術講演，事後承中文系王立群教授陪同遊開封、洛陽名勝，途中與立群兄，談笑論學，知立群兄對《文選》編輯過程之草率，頗多微詞。返後檢視李善注本，知《文選》每每誤植詩、賦篇名，因而輯出若干誤植篇名例，並略加分類。後承立群兄寄贈大作《文選成書考辨》，始知余所輯出之例，立群兄之大文早已提出，且較余所輯出者多出甚多。是以本節自《文選》中輯出誤植詩題之構思，實得自立群兄之啟發，不敢掠人之美，因為追記如上。

「後篇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可知陸機原作，本係二首不同時、不同地之作，而《文選》竟合二題為一，並將詩題改為〈赴洛二首〉，殊不可解。

又如卷二十八劉越石〈扶風歌〉，李善於題下注云：「《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也。」可知，原本在《劉越石集》中為九首，《文選》編者顯然未曾查閱《劉越石集》，才會將原為九首的詩誤成一首。

任意刪節詩題

《文選》卷二十七，收鮑照〈還都道中作〉，然李善於題下注曰：「《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文選》顯然任意刪去「上潯陽」三字，或據其他選本刪節。

又如卷二十五，收盧諶〈贈崔溫〉詩，然李善於題下注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儒。」可見《盧諶集》係贈溫太真及崔道儒二人，但《文選》刪節成〈贈崔溫〉，致誤導後人以為贈姓崔名溫之人，則與原題相去甚遠，甚至可能導致後人的誤解。

任意改題者

如卷二十八謝玄暉〈鼓吹曲〉，李善於題下注云：「《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饒歌，黃帝岐伯所作也。」《文選》此詩篇名，與《謝朓集》亦大不相同，不知《文選》據何名篇。

又《文選》卷十一，鮑照〈蕪城賦〉題下，李善注云：「《集》云：〈登廣陵故城〉。」《文選》之題目不知從何而來，與《鮑明遠集》之題目實不相符。

由以上所引，可見《文選》之編者，在處理選文的態度上，似乎不夠嚴謹。所選的作品，竟然連原作者的別集都不去查對一下，因此產生了許多原可避免的錯誤。如果這些編《文選》的人，態度上能謹慎一點，大概就不致於鬧出了將〈青青河邊草〉的古辭，誤認為係〈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了。當然，也有可能是在《昭明文選》出現前，當時的某些「選本」已經將「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一詩的題目，誤認為係〈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

結 論

就今所見〈飲馬長城窟行〉，自以《文選》所收的古辭為最早，而徐陵的《玉臺新詠》，一仍《文選》，並標明係蔡邕所作。

李善於《文選》卷二十七〈飲馬長城窟行〉之注語，和古辭本事全不相涉，不免令人起疑。蓋樂府古辭之篇名，幾乎多與內容本事相符，否則至少是以首句作篇名，但〈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竟一反常態。

〈飲馬長城窟行〉古辭首句「青青河邊草」是另一首古樂府的篇名，魏晉六朝詩人擬作〈青青河邊草〉者共九人，無論就修辭、用韻及內容來看，都明顯針對〈飲馬長城

窟行〉之古辭為擬作對象。尤可注意者，晉人荀昶〈擬青青河邊草〉詩，不僅句數、修辭、用韻、內容與〈飲馬長城窟行〉古辭十分近似，甚至連句子結構及細部情節，都幾乎相同，二者之間顯然有血緣關係。荀昶生於蕭統之前約百年，他在撰寫〈擬青青河邊草〉時，明顯是以後來《文選》所謂〈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為對象。或者說，在《文選》之前，「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這首詩，正是〈青青河邊草〉的古辭，所以荀昶才會以它為擬作對象，字模句仿。所以它絕不會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昭明太子的本集及《詩紀》都收了昭明太子的〈飲馬長城窟行〉，此詩明顯的係以「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為模擬之對象，可見蕭統確實認定「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一詩為〈飲馬長城窟行〉之古辭。

後來蕭統編《文選》，自然張冠李戴的，把〈青青河邊草〉的古辭當成〈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了。

既然無名氏或蔡邕的「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是〈青青河邊草〉的古辭，那麼陳琳就是目前所見〈飲馬長城窟行〉最早的一篇作品了；且陳琳的作品，首句「飲馬長城窟」和篇名完全一樣，已具備成為古辭的條件之一了。再者，陳琳之作，完全符合〈飲馬長城窟行〉的本事。尤有甚者，《文選》以前的擬作，所擬之對象都是陳琳之作，而非無名氏或蔡邕的古辭，足見：

一、《文選》認為是〈飲馬長城窟行〉古辭的「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其實是蕭統等人弄錯了，因為它原本是〈青青河邊草〉的古辭，而非〈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玉臺新詠》和《樂府詩集》都因循《文選》，一錯再錯。

二、《玉臺新詠》卷二所收傅玄的〈青青河邊草〉，因仿「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的修辭，首二句為「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因而被郭茂倩認為是擬〈飲馬長城窟行〉，所以郭茂倩《樂府詩集》將傅玄此詩改名為〈飲馬長城窟行〉。

三、由於《文選》的〈飲馬長城窟行〉古辭原來竟然是〈青青河邊草〉的古辭，所以陳琳的作品，就變成歷來最早寫作的〈飲馬長城窟行〉；而這首詩的首聯「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不僅首句和篇名相同，已頗具古辭的架勢，而且內容與長城飲馬相關聯；尤其後之擬〈飲馬長城窟行〉者，幾乎清一色都擬陳琳之作，而不擬《文選》所謂古辭。從以上幾點來推測，陳琳所作，有可能才是真正〈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

事實上，昭明太子在編輯《文選》時，態度不十分嚴謹；他顯然連入選作者的詩文集都不曾去查閱，或者只據時人的一些選本，因而所選列的詩題、賦題，有很多都弄錯了。本文列舉了十餘則《文選》誤植詩題的例子，可見它將〈青青河邊草〉的古辭誤認為是〈飲馬長城窟行〉的古辭，也一點不足為奇。

當然，這個錯誤也可能不是由《昭明文選》惹出來的，有可能在《昭明文選》編成之前，當時的某些選本已經弄錯了，只不過《文選》根據這些錯誤的選本，一錯再錯的因循下去而已。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昭明文選》卷二十七所收的〈飲馬長城窟行〉古辭，它原來的篇名應該叫做〈青青河邊草〉，至少在《昭明文選》以前是如此。

附錄：《文選》之前所見〈飲馬長城窟行〉及〈青青河邊草〉諸擬代之作

〈飲馬長城窟行〉

一、古辭（見《文選》卷二十七，《玉臺新詠》卷一謂蔡邕作）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

二、陳琳（見《玉臺新詠》卷一）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料聲。男兒寧當格死，何能佛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永哺。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擱。結髮行事君，萋萋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三、魏文帝（見《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浮舟橫大江，討彼犯荆虜。武將齊貫甲，征人伐金鼓。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

四、陸機（見《文選》卷二十八）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綿。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釋，收功單于旃。振旅勞歸士，受爵挺街傳。

五、沈約（見《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介馬渡龍堆，塗縈馬屢迴。前訪昌海驛，雜種寇輪臺。旌幕卷煙雨，徙御犯冰埃。

〈青青河邊草〉

- 一、傅玄〈青青河邊草篇〉(見《玉臺新詠》卷二，《樂府詩集》卷三十八作〈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至草不生，期盡歎無聲。感物懷思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如參與商。河洛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反，浮雲往自還。悲風動思心，悠悠誰知者。懸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傾耳懷音響，轉目淚雙墮。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

- 二、陸機〈擬青青河邊草〉(見《文選》卷三十及《玉臺新詠》卷三)

靡靡江離草，燿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華美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 三、荀昶〈擬青青河邊草〉(見《玉臺新詠》卷三)

熒熒山上火，蒼蒼隴左，隴左不可至，精爽通寤寐。寤寐衾幃同，忽覺在他邦。他邦各異邑，相逐不相及。迷墟在望煙，木落知冰堅。升朝各自進，誰肯相攀牽。客從北方來，遺我端弋綈，命僕開弋綈，中有隱起珪。長跪讀隱珪，辭苦聲亦悽，上言各努力，下言長相懷。

- 四、劉鑠〈代青青河邊草〉(見《玉臺新詠》卷三)

淒淒含露台，肅肅迎風館，思女御櫺軒，哀心徹雲漢。端撫悲弦泣，獨對明燈歎，良人久徭役，耿介終昏旦。楚楚秋水歌，依依採甬彈。

- 五、鮑令暉〈擬青青河邊草〉(見《玉臺新詠》卷四)

裊裊臨窗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冷冷高臺中。明志逸秋霜，玉顏豔春紅。人生誰不別，恨君早從戎。鳴弦諳夜月，紺黛差春風。

- 六、王融〈青青河畔草〉(見《樂府詩集》卷三十八)

容容寒煙起，翹翹望行子。行子殊未歸，寤寐君容輝。夜中心愛促，覺後阻河曲。河曲萬里餘，情交襟袖疏。珠露春華返，瘡霜秋照晚。入室怨蛾眉，情歸為誰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文選·飲馬長城窟行》「古辭」考辨

357

七、沈約〈擬青青河邊草〉(見《玉臺新詠》卷五)

漠漠縑上塵，心中憶故人。故人不可憶，中夜長歎息。歎息想容儀，不言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空縑寄杯酒。

八、何遜〈學青青河邊草〉(見《玉臺新詠》卷五)

春蘭已應好，折花望遠道。秋夜苦復長，抱枕向空縑。吹臺下促節，不言於此別。歌筵掩團扇，何時一相見。弦絕猶依軫，葉落裁下枝。即此雖云別，方我未成離。

九、梁武帝〈擬青青河邊草〉(見《玉臺新詠》卷七)

幕幕繡戶絲，悠悠懷昔期。昔期久不歸，鄉國曠音輝。音輝空結遲，半寢覺如至。既寤了無形，與君隔平生。月以雲掩光，葉以霜摧老。當途競自容，莫肯為妾道。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Review of the Title of the Anonymous Old Song “Yin Ma Changcheng Ku Xing” in the *Zhaoming Wenxuan*

(A Summary)

Lee Li-hsin

In *juan* twenty-seven of the *Zhaoming Wenxuan* there is a very popular old *yuefu* 樂府 entitled “Yin ma Changcheng ku xing,” which reads: “Green green is the riverside grass, Long long is my thoughts of the far way, . . .” The author of the *Zhaoming Wenxuan* acclaimed under the title of the song that it is an anonymous old song.

What confuses modern readers is that the title of the old song does not indicate what the content is. Most anonymous old songs of the Han dynasty derived their titles from their first lines, but this one is not the case. Before the *Zhaoming Wenxuan* was compiled, there were nine poets who had composed emulation of another anonymous old song “Qingqing he pan cao” 青青河畔草. But what most of them emulated is the old song considered by the *Zhaoming Wenxuan* as the “Yin ma Changcheng ku.” All such pieces of emulation shared the same rhetoric and rhyming pattern as the latter old song.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 title of the old song “Yin ma Changcheng ku” should be “Qingqing he pan cao.” The exact date of this misnaming cannot be ascertained.

